

我的1998

何家庆 著

一个大学教师独步中国八省 救助两万贫困农民的传奇经历

何家庆西行日记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1998/何家庆著.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2.10
ISBN 7-5001-0949-0

I.我… II.何… III.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0638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号 (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010) 68002481 68002482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 68002480

电子邮件/ctpc@public.bta.net.cn

网 址/www.ctpc.com.cn

印 刷/北京振华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90×1240 毫米 A5

印 张/12

版 次/2002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2002 年 10 月第一次

ISBN 7-5001-0949-0/I.80 定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目 录

自序 特立独行何家庆 何家庆西行日记



安徽

1—31

(2月19日—3月30日)

- 农民失去了什么？
- 失去生产资料，农民会重新走向贫困
- 西南之行何其难



湖北

15—42

(3月31日—5月2日)

- 我讲授魔芋的录像带要无偿为芋农服务，不得掺入商业行为
- 我是教师，对人民必须有责任感
- 遭遇汽车失火
- 魔芋既然作为农业发展重点，为何乡政府拒绝送上门来的技术？



重庆

43—55

(5月3日—5月9日)

- 在奉节县三角坝，我成了砸矿石的人质
- 为了节省开支，每天吃一顿饭
- 沿途大小官员不理解、不接受我
- 讨到一碗猪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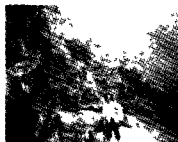


湖北

57—94

(5月10日—6月5日)

- 遗憾百姓因干部的阻隔失去了学习技术的机会
- 我为老百姓而来
- 老百姓需要我
- 二仙岩地区的猪后腿不能直立,我诊断为:缺钙和少见太阳
- “贵宾”,利用职权吃喝玩乐,老百姓,吃了上顿没下顿,不公平!我看在眼里恨在心上



重庆

95—114

(6月5日—6月15日)

- 我自己十多年的生活结余支撑我的科研,配合国家扶贫计划的落实,难道不是工作?
- 河口村的小学生从我的姓名得知我就是《思想品德》课本里介绍的人
- 病倒在河口村。给家中打电话听到女儿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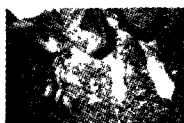


湖南

115—152

(6月16日—7月6日)

- 被毒蛇咬了,用刀划开伤口,吮吸毒液,祈祷“不要就此一别人生”
- 从晚8:30讲到11:00时,芋农们不愿离开
- 在滚水桥头被劫匪劫走3000多元,前路艰难
- 面对风尘女,我装聋作哑
- 奎溪镇老乡对我说:“如果有人像你这样帮助我们,我们的日子早就富起来了”



贵州

153 — 222

(7月7日—8月22日)

- 写信给女儿
- 镇远县政府将我像皮球一样推来搡去：“你自己到基地去，我们不管办手续”
- 全身泥浆的我有幸躲过一场泥石流劫难
- 建议雀鸟村种油茶，建榨油坊，可解决食用油问题
- 大木寨乡纪委书记李孝凤态度冷漠地拒绝我传授技术
- 我的真诚和劳累若是换得老百姓致富，心甘情愿
- 病倒在开往金沙的客车上
- 乞食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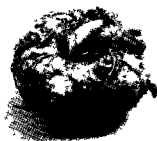


云南

223 — 236

(8月23日—9月2日)

- 身体疲惫不堪，浑身乏力，脏器功能紊乱，后期工作完全凭借意志和火热的心
- 一卖烤玉米的妇女嫌我不买她的玉米，随口唾了我满脸唾沫



广西

237—260

(9月3日—9月22日)

- 天峨县政府不配合我的工作，他们说：“你不可能有什么事办得妥，你走吧……”各地不接受我的原因，一是对此事不了解，二是不愿承担责任
- 在南丹遭遇假币
- 只要还有一口气，必须前进



云南

261—324

(9月23日—11月25日)

- 彝族的落后离脱贫目标相当遥远
- 被毒蜂蜇咬
- 将100元给失去父母的3个孤儿,让他们买种羊养活自己
- 变卖了相机、手表、衣裤,得500元用于旅费
- 身在宝山的彝民却如此贫困
- 被恶狗咬伤
- 发生车祸
- 边检站将我几十个胶卷曝光,我心疼得欲哭无泪
- 大理市强制收容了我,我的仪容有碍观瞻
- 饥寒使我再次病倒,我必须挺过这最后的路程,给组织一个交代,给家人一个完身



湖北 安徽

325—343

(11月26日—12月31日)

- 农民的企盼正是地方政府工作的方向 and 任务
- 农技员应在魔芋发病前做好控防病害的宣传、药品的供给、用药事项的说明,否则农技员与农民之间的依存关系也成了商业关系,不受农民欢迎
- 芋农急需实用性强,针对性明确,通俗易懂易操作的资料作依据
- 车到合肥,我在车站呆到天黑才回家,禾禾见到我高兴极了

自序

何家庆



有人曾诙谐地说：科学研究是拿着国家的钱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所从事的植物分类及资源学的研究工作，20多年来未曾使用过任何外来经费，均取自自己的生活节俭，事实已让一些人费解。出于专业特点不间断地到偏僻山区，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奉送给那些最需要的生产者，在教学空闲时间，力所能及地帮助山民们将这些科研成果转变为他们的生产行为，事实（这一行为）与现实拉大了距离。

物以少见为稀，人由个性而怪。

其实，人之初性本善，人间皆有淳朴之风。日常人人都能平等相处，若有一例外者，众人必为所制，或争相效仿，日渐聚增，大家都成了例外，你不能制我，我不能制你。若独有一人能终持己见不偏不倚，则此人必为众人视之为怪。譬如商场，当初个个货真价实，偶有大胆卖假货者能大把赚钱，引来他商效仿，若独家始终货真价实，则购者云集，此人也当大把赚钱。

人们无不在企盼诚实的社会环境，这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培育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由于眼前的社会转型，出现了一些偏离道德的行为，正如商情表现出利益驱动效果，并被一般人视之为规律，一时间出现了欺诈、拐骗、坑蒙、钻营、攀附、阿谀、不顾廉耻等手段盛行，正是：“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反之，则无处所是了。

无处所是的我，1984年间8个月走遍鄂豫皖三省交汇的大别山区19个县，调查野生植物资源，并为沿途老百姓传授植物资源的利用技术。1990年至1992年为皖南山区百姓寻找新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受到一部分人赞誉，



另一部分人说：“做官不像官，整天跑山。”1998年，带着多年积累的科研成果走遍西南山区426个少数民族村寨，有人告诫说：这不是一名教师的职责，不必去做，教师要敬职守责，离开学校就是失职。事实是我跨越了教师传统职责范畴。把课堂延伸到社会，特别是那些极端贫困的山区。以此检验一个教师的社会价值，检验一个教师的能力，以求自己今后的知识更为丰富，更契合社会生产。今天叙述这些都已成过去，凡自愿去做的事都无怨无悔地去做，一切困难都成为磨炼自己意志的机会。不想让我的学生们都来如此效仿，这如同一个勇猛的战斗不希望战友们像自己那样，自愿去牺牲一样。

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依然故我，一样的做人，一样的做事，人的个性是不易改变的，我记得19世纪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2002年8月8日



特立独行何家庆

李彦春



记者在采访何家庆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

——韩愈《伯夷颂》



特立独行译成现代汉语，该是形容这样的人：不顾实际利益，耽于自己理想和精神生活，操守独特高洁，品性卓异，行动不同流俗或反抗流俗。安徽大学生物系教师何家庆便是特立独行之典范。

2000年1月下旬，我收到一份自然来稿，说的是研究魔芋种植十几年的何家庆自费扶



伏案工作的何家庆



贫大西南，指导芋农科技种植魔芋的事（1998年），以及路上遭遇的艰苦卓绝。随稿寄来三张照片：伏案工作的何家庆，很瘦，背景是5个牙膏包装盒钉在书柜上，盒里有铅笔尺子。另一张照片，群山环抱中的他身背帆布包执棍独行。第三张，他在田间传授技术，周围一圈农民。一个奇特的人干了件奇特的事。探寻此人的兴趣引领我经历了曲折的寻找。电话中的他口气淡定干脆：“可以。”2月8日的安徽大学校园，何家庆迎面走来，打量此人，我暗自吃惊：面色黧黑，头发蓬乱，灰色涤卡中山装边边角角皆有缝补痕迹，一双退色脱毛大头鞋，断腿眼镜由橡皮筋勒住，其外形与教师概念相去甚远。没有寒暄。



何家庆家中的植物标本

奇人异相，了解他的兴趣愈发浓厚急切。生物系实验室有株魔芋，何家庆就在这株魔芋旁述说他的1998（见日记）。说到痛心处，他叹长气，眼含泪光，叙述间断。他克制调整情绪后继续话题。他给我一份材料《我是一名教师》（1998年何家庆扶贫西南报告）。第一页，他手绘的扶贫路线图，精致专业。交谈中，他无意说到扶贫路上的日记，我留心记下，有意阅之。在他家里，我看到了日记，仅读了一页，他便收回了。请求带回阅读，他拒绝。环视他居室，看见了照片上的“笔筒”。时河南开封植物胶化厂厂长一行4人开车8小时到何家庆家请教魔芋胶技术。何家庆耐心解答，一如授课。厂长临走，留下土特产，何家庆率先拎下楼，边走边说：“你不带走，我就扔下去。”



何家庆居所



何家庆用过的铅笔头

吃晚饭时，他用筷子将杯中茶叶夹出，说不习惯喝茶，说是“老往下面跑，老百姓家哪儿有茶叶。”后来从日记中了解，他不喝茶还很少喝水。为长时间授课和野外考察方便起见，他强使人之生理需求降至极限，其结果，留下尿血后遗症。

对他身上的破烂衣服，这一很个人的问题，我想问，但恐遭忌，忍住了。采访结束时，仍感觉他身上雾锁谜团。尤其对他“西南壮举”的深层剖析。他跟我谈的仅是他的脚步，未过多涉及我想要的思想。采访他的领导和学生，对他的评价更是限于表面：“不通人气”、“怪人一个”、“特立独行”。看来，通过日记了解他是捷径。于是再次请求“为充实材料，带走日记”，并保证完璧归还。他态度如旧，毫不通融。

做记者10年，采访400多人，其中或浅可见底，或貌似深不可测，或矫矫不群。何家庆给我感觉——他心上带锁。十几个小时的采访，我仅转动过锁眼，并未开启。2月18日，一篇未参悟主人公精神要旨的《魔芋大王何家庆 扶贫西南九死一生》见报。我没料到，竟引起中央关注。3月，温家宝会晤何家庆。4月1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报道何家庆。我从当晚电视中得知他闻名全国。4月17日，新华社发通稿《历尽万苦报春晖》。从此，全国学习何家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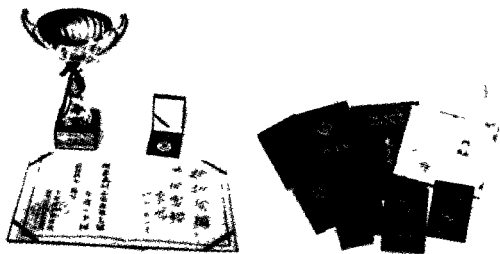
2000年至2001年，何家庆头顶桂冠身置花丛。他共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十大扶贫状元”等证书11个；被评为教授；拥有了“魔芋研究开发中心”和科研资金65万元。省教委给他奖金5万元。

何家庆一夜翻身。“怪人”何家庆成为“名人”。但有多少人能解读他怪而成名的足迹？正如有记者问他“是怎样的激情使你坚持这么多年？”何家庆答：“不是激情是感情。激情是短暂的，感情是长期的。”

他进京作报告领奖十几次。随着与他交往次数的增加，锁眼渐渐开启。2000年4月底，他作为全国先进工作者进京。其间，游览颐和园时，他无视



扶贫荣誉





山水，低头疾行。他不习惯“人太多”：“我都是在多见树木少见人的大山里走。”在曹雪芹故居，他绕着一棵用铁架和水泥支撑着的古树细细查看，咂嘴摇头：“完了完了。”他拒绝集体游览名胜，而独自参观了“锦绣大地”（高科技农业示范园）。那里，他走得很慢……2001年9月，他做《实话实说》嘉宾。节目播出时，他没看，说是一家中没电视，二没时间。对电视，他的理论是：“与其看无聊的电视，不如读有用的书。”他特别憎恶电视广告对未成年人的误导。比如：“我是大赢家”。他说：“这是谎言和投机心理。”为此，他西南之行前，写给女儿的信中特意提醒：“希望你早日摆脱电视机的困扰，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上来。”

何家庆从幽闭孤独的个人世界到被媒体聚焦到成为共和国榜样力量之一，我问他感觉，他脱口道：“我是生成的骨头长成的眉，永远不变形。”日后，进一步解读他——一个温不增华，寒不改叶，不为盛名所颠倒的特立独行的人。



何家庆不想入党。

1970年12月，在安庆医药公司工作的何家庆上班路过某巷子时，见一些老人跪在巷口，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他们在求过路人去巷子里救火。何家庆跑进去，上房扑打火势……之后，一面山墙倒了，何家庆随墙而下，他受伤了。医药公司奖励他一个日记本。支书到他家三次。看到他家的经济状况：一百多年的危房，桌子是四根木棍顶着一块青石板。支书感慨：“这家人还没解放。”他暗示何家庆：“你要想翻身，只能从政治上，经济上不谈。”何家庆明白了，但21岁的他拒绝了火线入党的可能。理由是：党员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做不到全心全意，遇到个人与国家利益冲突的时候，他会想到自己……

1984年，自费考察大别山的何家庆成为省内宣传典型。对组织，他态度依旧：“我有自知之明，离党章还有距离，我不能欺骗组织。”



1992年4月，从绩溪挂职回来的何家庆成为省劳模、“全省高校教书育人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之一。人们对报告团中惟一的非党员表示不解。何家庆的解释是：“为人民服务没有身份的界定。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历史上许多为人民做贡献的人不一定是党员……”

2001年推荐十六大党代表，知名全国的何家庆被无数人明里暗里打听其是否党员身份。甚至有人给他寄来“优秀共产党员大辞典”请他填写个人简历。炫目光环下，他依旧理性内省：“我不能乘虚而入。”



何家庆拒评职称。

1987年，何家庆撰写的论文《中国鼠尾草属一新种——大别山的鼠尾草》发表在《云南植物研究》上。论文发表，他高兴，此事证明了他的能力和科研价值。之后，他又发表两篇论文。兴奋之中掺杂困惑：“条件够了（评职称），今后几十年干什么呢？”他认为，人有惰性，拼命上了台阶后就不想动了，精神会弱化。有压力才有工作劲头，黄金条件下人容易满足；苛刻条件下才能激励自己奋斗不息。于是他数次拒绝申请职称。一年年过去，他承认自己“掉队了”。掉队，使他置身一个受人讥笑的氛围中。这样的氛围，他坦然处之：“我从小到大把自己放在最底层，在这个位置上，不会对周围不满。”如果说日后的大别山、大西南之行有远方召唤的力量，但也不能忽略周遭氛围对他的挤压。



发表的论文

他反思职称与老百姓之关系。论文——职称——待遇，自己的日子因论文而好过，老百姓的日子照样贫穷。这样的职称有什么价值呢？他要的是对



老百姓的交代，而非对自己的交代。于是，一般人一生追求的东西，何家庆选择的是放弃和不闻不问。俗话：态度决定一切。而决定如此态度的是他的性格：“难道没有职称就做不成事？我就不信。”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他对职称还存几丝希望和眷恋，用发表论文以证明自己能力，1984年年底他从大别山回来后则彻底与之决断。1998年，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人活着要有点精神，物欲、情欲只能求得一时享受，这些对我已失去诱惑……我做的事能延续这么多年，是从思想上完全放弃了私人欲望。稍许放纵也做不到今天。”

世俗世界的欲望，何家庆嗤之以鼻：“谁谁谁某年进校的，我也是，他能评上教授，难道我还不如他?!”面对工资、奖金、职称、房子、待遇……甚至评选先进的竞争，他因心烦而选择逃避。“我下乡，”他说，“跟土地、农民在一块没这些烦心事，他们有什么呢？只有面朝黄土，才能淡化利益。”

2000年年底，对迟来的教授头衔，何家庆口气淡然：“对我还不是都一样。”评上教授，人们议论何老师可以申请四居室住房了。针对此说，他反问：“我又不开旅馆，要那么多房子干什么。再说我也买不起。”“我为国家做了事，就跟国家讨价还价，这不是何家庆。”2000年8月，江西新余市成立了“何家庆野生植物研究所”。许诺他一串优厚条件望他南下赴任。何家庆拒绝了。

他逆反于论文——职称——待遇这条所谓知识分子理想之路。“想的都是自己如何快活，不管乡下的亲娘老子怎么过日子。”他说什么都有而没有痛苦的知识分子不叫知识分子。他的痛苦——大兴安岭特大山火；现今6000万未脱贫人口。有人背地称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他“何老铁”（意铁公鸡）。他月消费80元。而他每年购买《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人口问题报告》。

一张大兴安岭防火图在他抽屉里。他给学生讲课：“植物有灵有情。大自然给了人类那么多宝物，却一把火烧光了……”对于从事植物教学研究的他，树的死亡无疑是对他心的残害，因而仇恨一次性筷子的始作俑者。他从一次性筷子联想到日常中人的一次性交往，摇头“人情越来越淡”。他的抽屉里有一张《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贫困县名单》。照着名单，他绘了地图，上有592个贫困县。1998年，他揣着这张图走进大西南。



何家庆不像县长。

1990年6月，何家庆被组织派到省级贫困县绩溪做挂职科技副县长。当百姓唤他“何县长”时，他给自己定了调子：不要留下享受当官的后遗症。我是老师，是第一线上的劳动者，不是当官的。挂职3年，他走路或骑自行车。合肥绩溪间往返700多公里，他乘公交车。

何家庆说县长等同知县。知县首先要知县情。他挂职862天，一个“知”字使他行走697天。他被百姓形容为“跑山县长”。

1990年7月25日，“跑山县长”在清凉峰蛇墓坑发现——魔芋。20世纪50年代，印度学者提醒世人：“如果说存在着一种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作物，那就是魔芋。”据植物志载：“魔芋，长于贫地瘠土，花开盛夏，热烈如火焰，极美，功用奇伟，极有价值。”何家庆在“绩溪县野生植物资源开发”中写道：“要使绩溪经济发展，摆脱贫困，魔芋是有效开发资源之一。1984年，何家庆从大别山考察回来后，一直在专业范围内寻找能使农民不离乡也能致富的作物。魔芋，何家庆众里寻它千百度。于是他自费购买魔芋种，在绩溪31个地方试种400多亩。收获季节，芋农平均收益2000元左右。科技副县长给农民带来一条致富之路。自此，百姓对他的称呼也从“跑山县长”更名“魔芋县长”。

1991年夏，安徽遭水灾。何家庆在人们劝阻“危险！去不得”的情况下独自涉水去了山高路险偏远人穷的松烟塘。半个月，他与百姓自救家园，并捐出当月工资1000元。他在致政府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所见到的都不会忘怀，对于贫困山区人民生产生活现状，



在安徽省绩溪县校头乡田间调查



我有一份责任。虽没有力挽狂澜之臂，却有一颗热的心。自力更生是我数十年如一日所信奉的，我启发灾区人民走这条道。”

何家庆在灾区看到这样一条标语，“人民只有理解国家财政，才能理解国家”。他反向思维，“国家只有理解财政，才能理解人民。”何家庆理解人民的行为是不吃请不收礼。如果聚餐，绩溪干部都熟悉何县长的脾气：餐桌上留下饭钱。省委组织部干部曾问他：“吃饭也是工作一部分。你这样做，怎么配合地方呢？”何家庆答：“我首先想的是怎么配合老百姓。”他自己不收礼，但在习惯势力面前，他的提议带出他的个性：“要送就送下乡干部牙签，这些人用得着。”

何家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为绩溪挖掘出魔芋这一取之不竭的财富，百姓给了他一块匾“乐助灾民 心忧百姓 焦裕禄式的何县长”。有老人表示愿在大街上给他磕头，因为“没见过这样的官，更没见过谁像他一样讲技术能讲到卯”。但百姓不知道焦裕禄式的何县长在水灾中给自己留下永久病灶——血吸虫病。他清楚自己的身体和置身的环境：“我这样的身体得抓紧干事儿。”“我这样的人，死一个少一个。”



“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炸开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

——闻一多

何家庆出身于安庆市一个贫民家庭。父亲从事个体职业——拉板车送煤。何家庆说他父亲从9岁至93岁，身上没干过汗水。他赚的钱真正是一滴汗水一文钱。

在抚养8口之家和自由职业的选



穿了30年的中山装

择上，何父选择了自由。理由是“有人管，碍手脚”。他选择的自由是以家庭收入不稳定、生计没保障为代价的。少年何家庆放学回家，见灶台没热气，遂奔街上捡西瓜皮充饥。为此，何家庆常遭人白眼和用扁担驱赶。何父并不因孩子挨饿和受辱而放弃个人自由。他一辈子没组织，没固定工作，而他拥有一辈子自由。五个子女中，他最器重惟一的儿子何家庆。

一次，何父拉车时摔了一跤，伤了手指。当日，他给儿子扯了一块布，请人做了件中山装，他没想到，儿子一穿30年。他也没听到，儿子说他会穿着它直到与父亲地下相见。

1983年，何家庆对父亲谈了自己去大别山的计划。父亲没立刻表态。沉默后道：“你做这个事，自己拿主意，我不参与意见。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传个信来，要钱要粮票，拍电报，不耽误你事。”

何家庆出发前，父亲给了儿子一生的积蓄2800元和几张粘在一起的旧香烟纸，上有58笔清单——

1955年9月编入永安街小学许维实老师班，许老师送旧胶鞋一双，练习簿四本，学费全免。7月，不知名同学送来棉裤一条。

1966年元月送助学金7元8角。

本月10日张爱坤同学母亲送来蓝单裤一条，短裤两条。

.....

清单记载了何家庆从1955年9月上小学至1974年进安徽大学，19年间政府和人民对他的资助。父亲在清单背后写道：“读着共产党的书，拿着共产党的钱，好好学习，努力向上，做一个顶天立地之材，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惟一对你的希望在这。”何父对儿子的希望是“要成人自成人”。

1983年4月7日，何家庆在日记本上的最后一页写道：“谁能给我一棒

资助何家庆求学清单